

THE
WORLD
FENGHUA
WEN XUE
MING ZHU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风化文学系列译丛

莱 利 雅

乔治·桑【法】著

闻 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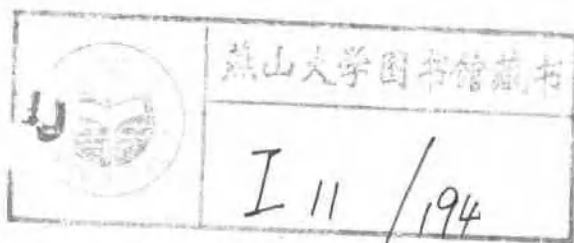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乔治·桑〔法〕著
闻达译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莱利雅

吉林摄影出版社



05
10
13



0760430

→35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编委会

编委:吕 东 成 敏 滕 威 王树江 程 静 张健英
徐 飞 吴友仁 丁 梦 乐 平 柯 婴 王宏闻
闻 达 朝 东 王 平 臧长风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封面设计:饶家仁

责任编辑:王保华

吉林摄影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400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 200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606-403-6/Z·52

定价:1580.00 元(全十六册)

第一章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会制造出如此多的痛苦？你心灵深处大抵有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可怕秘密吧。你和我们绝对不是用一样的泥巴捏成的，不是一样的生命激励的！你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反正你肯定不是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种类和你的出身呢？你为什么要在我们之中生存？而我们既不能使你满足，也不能理解你。你如果来自上帝那么就讲清楚，我们尊敬你。你如果来自地狱……你会来自地狱！你是这样的美丽圣洁！魔鬼会有神圣的眼光，会有如此和谐悦耳的声音，会有那能使灵魂升天的话语！

但是，莱利雅，你的心灵里的确有像恶魔的东西。你那苦涩的微笑暴露了你眼里天使般的许诺。你的某些言论像无神论一样使人扫兴。有时你好像让人怀疑上帝也怀疑你自己。为什么？莱利雅，为什么你是这样？你拒绝爱情，那么你拿你的良心做什么去了？你拿你的灵魂做什么去了？啊，无聊！你居然说这种亵渎神灵的话！当你表里如一的时候你又是谁呢？



莱利雅

莱利雅，你使我恐惧。我越是见到你，我越是搞不清楚你。你让我在一个疑惑不安的海上颠簸。你似乎将我的痛苦当作游戏。你把我捧上天，又将我踩在地下。你带我飞上光辉灿烂的云天，又带我坠入漆黑的混沌！这样严酷考验使我脆弱的理智崩溃啦。宽恕我吧，莱利雅！

昨天我们漫步山岗时，你显得那样高尚，那么不同寻常，我真想在你面前跪下，亲吻你芳香的脚印。变得异常漂亮的基督站在一朵金色的云上，在信徒看来他仿佛在燃烧的液体里游泳，信徒们都跪了下来：“耶稣基督，你无愧于上帝之子！”后来那片云彩不见了，先知和他的同伴们走下山来，同伴们大概都在不安地嘀咕：“这个和我们共进餐的人，难道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身披火幔，全身闪耀上帝思想的那个人吗？”我和你在一起就是这样，莱利雅！你无时无刻不都在我面前变得更美，然后将神圣抛弃，重新变得和我一样，所以我惊恐地思考，你是否来自天上的某种力量，是另一个先知，是以肉体凡胎形式出现的圣子，你如此行为是不是为了考验我们的诚意，弄清我们当中谁是虔诚的信徒！

但是，基督！这人格化的伟大思想，这种不是物质的灵魂的崇高性，他始终站在他们具有的人性之上，他再次化作凡人也无用，他无法隐蔽自己，他总是在人类中排第一。而你呢，莱利雅，使我恐惧的是，当

你走下你的荣耀后，已不与我们在同一个水平上，你已经位于我们之下，你从此似乎只以心灵的堕落来傲视我们。例如，从何而来的对我们的种族那样深刻、尖锐、无法消弥的仇恨？

难道一个人可以像你那样热爱上帝而憎恨他的作品吗？既具有崇高的信仰，又根深蒂固地不信奉神灵，既热烈地向往天堂，又与地狱同流合污，这二者如何能协调呢？再问一次，莱利雅，你来自何处？你下到凡世是为了完成何种拯救或报复的使命？

昨天，当太阳落到冰山后面，浸没在桔红色的晚霞之中，一阵宜人的冬日黄昏温暖的风悄悄跑入你的秀发，教堂的钟发出的忧郁的鸣响回荡在山谷中。这时，莱利雅，我对你说吧，你真是上天之女。落日柔和的光线在你身上慢慢退去，将你笼罩在魔幻般的余辉里。你的双眼仰视金色苍穹，那里怯生生地露出几颗疏星，闪耀着神圣的光芒。我，一个森林和山谷的诗人，倾听着涧水神秘的絮语，凝视着轻轻摇摆的冷杉轻柔的波浪，呼吸着野紫堇的馨香，这野紫堇在遇到头一个温暖的天气，在最初一线苍白的阳光的催诱下，在那枯死的苔藓底下，绽开蓝色的花萼。可是，你呢，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无论鲜花、森林，还是山泉都不能吸引你的目光。人世间没有什么能唤起你的感觉，你完全是在天上。当我让你看展现在你脚下的美妙景色时，你用手一指苍穹对我说：“快瞧这个！”啊，莱利雅，你望着你的故乡叹息，不是吗？你问上帝为什么将你遗忘，让你在我们之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为什么不将你洁白的翅膀还给你，让你飞到他的身



莱利雅

边？

但是，哎！当灌木丛上开始刮起寒风时，我们只好返回城区找庇护所。当在那悠扬的钟声吸引下，我邀请你同我一起进教堂参加晚祷时，你为什么没有从我身边离开，莱利雅？更困难的事情你肯定也能做到的，你为什么没有让上天降下一片云彩来遮住你的面容，使我看不清楚？咳！为什么我看见你那样的站在那里，双眉紧蹙，神态居傲，心肠冷酷？为什么没有双手合十放在你那因为上帝的存在而充满柔情和恐惧的女性的胸脯前面？为什么对我们举行祈祷仪式显露出那样骄傲的平静和明显的蔑视？莫非你其实不崇拜真正的上帝，莱利雅？你是来自那信仰梵天的炎热的国度，还是来自那没有名字的河畔？难道那里的人们所祈求的是邪恶的鬼神，而不是善良的神灵？我们不知道你的家庭，也不知道你出生的环境。谁都不知道，笼罩着你的神秘的气氛，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迷信起来！

你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你是不信宗教的人！啊！这绝不可能！不过，请看在上帝的情份上，告诉我，在那些可怕的时刻，那个灵魂，那个崇高的灵魂跑向了何方？那个灵魂激荡着诗情，洋溢着热情，如火一般地灼烧着我们，使我们超越了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昨天你在想些什么？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你一声不响，站在那里像冰雕似的，像一个法利赛人站在教堂里，打量着上帝，丝毫不发抖，对圣歌充耳不闻，对焚香，对去叶的鲜花，对风琴的悲歌和圣地的全部诗意，丝毫不受感动？然而，这座教堂多么美，它洋溢着润湿的芳香，充满了神圣的和谐。银制的吊灯把



莱利雅

晦暗的白光洒在燃烧的安息香乳白色的烟雾之中，镀金的香炉把袅袅香雾撒向了教堂四方。圣体盒上的金属片在烛光下闪烁着轻盈、耀眼的光芒。神甫——高大而英俊的爱尔兰神甫，头发那样的黑，体态如此端庄，目光如此严肃，声音如此洪亮，从神坛上慢慢拾阶而下，长长的丝绒斗篷拖在地毯上。他放开那洪亮、忧郁，像故乡的风一样沁人心脾的嗓子，指着金光熠熠的圣体显供台，从口中吐出那句十分威严的话：Adoremus！这时，莱利雅，我感到自己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惊恐，慌忙跪在大理石地板上，双眼低垂，轻拍胸膛。

可是，在我的心灵之中，你的思想是与一切崇高的思想紧密相联，我几乎马上转回看你，与你一块分享这美妙的激动；也许上帝此时对我宽大为怀，应允我将恭顺崇敬分给你一半。

但是你呀，你站在那里，甚至膝盖也没弯一下，连眼睛也没垂一下！你美丽的目光冷漠而又探询似地扫视着神甫、圣体饼和跪在地上的人群：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我们所有人中，只有你，仅你一人拒绝向上帝祈祷。难道你竟然是比上帝还要高的天神吗？

咳！莱利雅！愿上帝再次饶恕我吧！有那么一阵子，我想我差点儿将对上帝的崇敬收回，将它给你。我被你身上的威力迷住了，镇住了。哎！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如此美丽，你脸色苍白，就如同伫立在墓旁的一尊白色的大理石像，丝毫不像一个凡胎肉体。你的双眼扑朔迷离，你宽阔的前额——你将黑发拨开——流露着自豪和才华，高高地昂立于人们之

上，神甫之上，甚至于上帝之上。对宗教的这种深深的、彻底的衰败实在可怕，见你如此地蔑视我们与上天之间的空间，而在那里的所有都自感渺小。弥尔顿在把反叛的天使被雷击的前额塑造得那样高贵、美丽前，是不是曾经看过你啊？

需不需要将我的全部恐惧告诉你？我认为，当神甫把手信任地在我们低着的头上举起，看见你在他面前，像他一样站着，只有你同他一样立于众人之上；是的，那时我觉得，他深邃、严厉的目光遇到你无动于衷的目光，竟低了下去。我觉得那神甫变得脸色苍白，手瑟瑟发抖，连圣杯都几乎握不紧了，他的声音在他宽阔的胸腔里窒息。这究竟是我被搅乱了想象而产生的幻觉呢，还是上帝的使者看到来自上天的命令会遭到抵制而愤怒到了极点呢？或他像我一样，受到一种奇异的幻觉的干扰，觉得在你身上看到某类超自然的东西，某种从地狱里释放出来的力量，或者上天给出的启示。

3

这和你有什么联系，年轻的诗人？为什么你想弄清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和你一样，在泪泉谷出生，那些在地上爬的可怜的家伙全部是我的兄弟。这块大地，这块一种想法就能包容，一只燕子绕它一圈只需几天的大地是如此的大！人的一生之中可能有什么奇怪、神秘的东西呢？或多或少照射于我们头顶之上的一缕阳光，你会设想它有多大的影响呢？得了，

整个世界远离着阳光，它冰冷、苍白、狭小。问一问风吧，它需要花多少小时才能从世界的这一端刮到另一端。

即使我在另一端出生，你和我之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双双命中注定不得受苦，两个人都是弱小无助，都不是完人，都受各种享乐之害，老是忧心忡忡，贪婪着无名的幸福，时不时怒火中烧，我们共同的命运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片奴役被流放到此的土地上，我们是兄弟和伙伴。

你问我是否与你天性不同？你以为我没有痛苦吗？我见到过一些人，就条件来说他们比我更不幸，但论性格却没有我这样不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承受同样苦痛的能力的。在我们的苦难的伟大创造者的眼里，这些器官构造的区别大概是不算什么的。我们这些人，鼠目寸光，一辈子用一半的时间互相审视，记下我们所遇到的不幸的不同程度，这一切在上帝面前算什么呢？其实就好像在我们面前不同的小草叶而已。

就是因为这样，我不祈求上帝。我有何祈求于他呢？求他改变我的命运？他会将我嘲笑。祈求他赐予我向命运作斗争的力量？他已经把它们给了我，全在于我如何运用它们。

你问我喜不喜爱邪恶的鬼神？邪恶的鬼神和善良的神灵是一个精灵，就是上帝；是凌驾在我们意志之上的既陌生又神秘的意志。善良与邪恶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同之处。上帝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比对幸福和不幸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不用向上天、也不要向地狱去询问我命运的秘密。我只能责备你，你把我说得



莱利雅

或高出我本人或低于我本人。是人，不要在我身上寻找这些深处的奥秘；我的灵魂是你灵魂的姐妹，你这样探测它使它难过，使它害怕。它是怎么样就怎么看待它吧，把它看作一颗受苦的期待的心灵吧。如果你如此严厉地拷问它，它就会封闭起来，永远再没有胆量向你敞开。

4

我对你的强烈的关心，向你表达得太直率了，莱利雅；我刺伤了你心灵崇高的羞耻感，是因为我也非常不幸，莱利雅！你以为我是以一位哲学家好奇的眼光来观察你，那么便错了。如果我不觉得自己属于你，不觉得此后我的一生不可避免地与你的人生联系在一起，总之，如果我不深情地爱着你，我不可能有胆量盘问你，哪怕你是生理学家最出色的观察对象。

所以我斗胆向你说出这些疑惑，这些不安，凡是看见过你的人都会有的。他们都愕然地嘀咕，你到底是一个被诅咒的人还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是应该爱你还是怕你，是应该欢迎你还是排斥你；连市井粗人都因为对你的关心而不能无忧无虑。他们看不懂你的表情，听不懂你说什么，而只要听到有关你的那些荒唐的故事，他们同样准备在你路过时跪下膝盖，或像躲避灾祸一样将你躲避。最聪明的人都观察着你，一些是因为好奇，另一些是因为好感，但是没有谁和我一样，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生死攸关的事情来看；我，只有我斗胆问你是谁，因为我深深感到这一点，



而这种感觉是和我存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之后，我是你的一部分，你将我占有，可能是不知不觉地，但瞧吧，最终我还是被奴役了，我再也不属于我自己，我的灵魂再也不能在它自己那里生活；从这之后，上帝和诗歌就是你，没有你就不再有诗歌，不再有上帝，不再有一切。

快告诉我吧，莱利雅，既然你要我将你看作女人，作为平等的任何人与你交谈，告诉我你有没有力量？哎，你的心是烈火还是冰雪做成的；就同我想做的那样，我将全部献给了你，不知是葬送还是赎救了自己；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无恐惧地看着我将要跟随你走那条陌生之路。这前景笼罩着云雾，有时呈现着耀眼的玫瑰色，就像太阳出来时从地平线上涌现的朝霞；有时又红又暗，如同暴风雨来临前包藏着雷电的密云。

我是同你一块开始了生活呢，还是为了追随你到死而抛弃了生活呢？我身后那些平静而充满童趣的日子，你是要让它们凋谢枯萎，还是要使它们益发年轻？我是已经体验过生活，现在就要失去它，还是我不明白什么是幸福，现在要去品尝它？那些日子是美丽多姿的、甜蜜的、记忆犹新的！但它们同时也是平静的、暗淡的、乏味的！从我踏人人间以来，除了幻想、等待和期望，我还做过什么呢？我终于要创造了吗？你要使我成为某种崇高的东西还是某种卑劣的东西呢？我马上就能摆脱这无为的状态了，摆脱这已开始使我无法忍受的静止状态了？我摆脱这种状态是要升华还是要堕落？

这就是我日日担心思考的问题，你却不理不睬，



莱利雅



莱利雅，你好像从未想过你面前有一个被质疑的人生！一个和你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要你从此以后祈求上帝的命运！你无忧无虑，丝毫不放在心上，抓住了我命运锁链的一端，却又时时淡忘它，不管它。

时时刻刻，我恐惧地看到自己被孤单地抛弃，我不得不呼喊你，强迫你从那些陌生的地方下来，你总是独自一人冲向那里。狠心的莱利雅！你是那样幸福，你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能够独自一人幻想，独自一人去爱，独自一人生活！可是我呢，我却再也不能这样，我爱你。我仅爱你一个人。所有那些美丽动人的女性，那些打扮成女人的天使，都曾在我梦中投给我亲吻和鲜花，然而他们都已经走了。他们一去不返，无论在我的不眠之夜还是在我的熟睡之夜。从此以后，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天地里，我看到的只有你，一辈子都是你，苍白、平静、忧郁、沉默的你。

我真可怜！我的处境不寻常。对我来讲，不仅仅是要弄清我是否值得你爱，我甚至不清楚你能不能爱一个男人——这句话是那样让人胆战心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来——我相信是不能。

啊，莱利雅！这次应该你回答我了吧？今天我战战兢兢地盘问了你。明天我可能还会生活在疑虑和幻想中。也可能明天我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期盼。

5

你这个孩子！你刚刚来到人世，就迫不及待地要生活！老实告诉你，你其实还没有生活过，思特利奥；



我将用两句话为你的生活下个定义，不过要以后再说。

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按捺不住呢？难道你害怕无法到我们大家都搁浅的那个该死的目的地吗？和别人一样，你一样会在那里被撞得死无全尸，思特利奥。慢慢来，逃学吧，尽可能晚地跨入生活学校的大门。

幸福的孩子询问哪里有幸福，是怎样形成的，他是否已经品尝过，他是否总有一天会去品尝它！噢，极度的，可贵的无知！我不可能给你答案，思特利奥。

不要惧怕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不会对你说起一件，免得使你绝望。我是否爱，我能不能够爱，我是个好女人还是个坏女人，你会因为我的爱情变得更高尚还是会因为我的冷漠变得颓丧：你看这一切，是一门轻率的学问，在你这种年龄上帝还不让你知道它，它不允许我告诉你。等着吧！

我祝福你，年轻的诗人，静静地睡去吧。明天会像你所有青春时代的日子一样，也是美丽无比的，它点缀着上帝的恩惠，那是掩饰着未来的帷幕。

6

哎，你老是这样回答。好吧！你的沉默让我倍感痛苦，我只能感激你的沉默了。可是，如果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你认为很不错，但实际上非常令人厌恶，莱利雅；你如此不屑地对待他，这恰恰是因为你对它不了解。你的童年是和我的童年一样度过的，但是你心灵中最初萌发的情欲，我想与我心里的焦虑苦恼是没有冲突的。也许在你爱别人之前你已为人所爱了。

你的心，是哪怕我是全世界国王也会跪下乞求的财宝，你的心被另一颗心热烈地呼唤；你还没有经历过妒忌和担心的折磨；爱情等待着你，幸福向你奔去。你只需愿意幸福，愿意被爱就行了。不，你对我的痛苦丝毫不知，如果你知道你也会牵动侧隐之心，因为你心地善良，你的行为可以证明它，尽管你的言论一直否定它。我看到你为那些很平常的苦痛而心肠变软了，我见到你按照《福音书》的教诲乐善好施，尽管你的嘴角边浮现一丝讽刺的微笑，我看见你给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吃的穿的，同时却流露出令人讨厌的怀疑态度。你善良，你天生的善良，那是不由自主的善良，冷静思考也不能除去的善良。

假如你知道你使我多么不幸，你可能会同情我；你也许会告诉我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你会立即给我令人陶醉的幸福或使人抚慰的理智。

7

那个苍白脸色的男人，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便瞧见他像个不祥的幽灵出现在那儿，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对你有何企图？他是怎么认识你的？他在哪里看到过你？为什么首次他出现在这里，他就穿过人群盯着你看，而你们立刻相互忧郁地笑笑？

这个男人使我不安，使我害怕。他走到我身边时，我全身发冷；他的衣服碰到我的衣服，我立刻像触电似的。你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不献身于世界而比拜伦更加伟大的诗人？的确，他宽阔的额头显露



莱利雅

着天才；但是我却看不到那种超凡脱俗的纯洁，诗人特有的炽热光辉。这个男人郁郁寡欢，令人懊丧，像嘉伍、拉拉，也像你痛苦的时候，莱利雅。我不愿意看见他总在你的身边，将你彻底吸引，可以说独占着你对社会抱有的善心，对世上一切所抱的兴趣。

我清楚，我没有权力嫉妒。所以，我有时忍受的痛苦，我没有告诉你。但是，看到那种凄凉的气氛将你团团围住，我很痛苦。你已经如此忧伤，如此灰心丧气，只应该让你怀有希望并有美好的前程，而你现在接触的都是这样沉寂忧愁的生活。因为那个男人早已被情欲掏空了。他呆滞的脸上没有一丝青春的鲜艳，他的嘴已经不能再笑，他再也不可能容光焕发；他是凭借习惯，靠回忆在说话、走路、行动。生存的冲劲已经在他心中消失了。我对此很肯定，夫人，我仔细观察过这男人，看透了包围着他的神秘。如果说他在深爱着你，那是在撒谎！他再也不能爱。

但是，对一切都无知觉的人就不能唤起什么吗？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从我出世，自我爱上你以来，我一直在争论的一个讨厌的问题。我甚至不能相信，那么多的爱情，那么多的诗意来自于你，而你的心灵里竟没有它们。这个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着那么多的冷气！他令所有和他接近的人厌烦，这对于我倒是安慰和鼓励。要是你同他一样心如死灰，我不会再爱你，我会讨厌你，就如我厌恶他一样。

可是，哎！我的理智在走不出去的迷宫里挣扎！你体会不到我对那人产生的反感。相反，你好似被一种无法抵抗的好感吸引，一步步走近他。有时，在节

日里，看到你和他一起走过，两人都那么苍白，那么严肃，又那么心猿意马，在旋转的舞会中，在欢笑的女人中，在飞舞的鲜花中，我认为在我们之中，只有你们两人可以相互理解，心心相印。我觉得你们两人的感觉，甚至你们的表情都令人痛苦地相似。是不幸的印痕让你们忧郁的前额上显出一家人的神情。要不，莱利雅，这个陌生人真是你的兄弟？你生活中的一切都这样神秘莫测，我禁不住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承认，有时候我让自己相信你是他的妹妹。哎！我要这么说是为让你明白我的嫉妒不是因为狭隘也不是因为幼稚，这种想法并没有减轻我的痛苦。你向他展示的信任，你们之间的亲密，都使我受到伤害。你向来冷漠多疑，有时还那样矜持，可是对他却从来不一样。莱利雅，如果他是你哥哥，他和我相比有哪些更多的权力？你认为我对你的爱没有他的纯洁吗？如果你是我妹妹，你是否可以认为我用更多的柔情、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尊重来爱你吗？哦，希望你并非这样想。你不会对我有任何怀疑，你清楚地了解每时每刻你唤起我的纯洁深厚的感情！莱利雅，人是不会怀着情欲爱一个妹妹的，一个你这样的妹妹，哪怕他有一颗充满情欲的心灵！对凡夫俗子有如此重大影响的血缘关系，比起上天以神秘非凡的同情为我们所铸造的关系来，这些算得了什么？

不，如果他是你哥哥，他不会比我更深爱你，你不该对他的信任超过对我的信任。要是你愿意向他倾诉你的痛苦，而他有能力减轻你的痛苦，他该多么幸福啊，那个该死的家伙！哎！连与你分享痛苦的权利